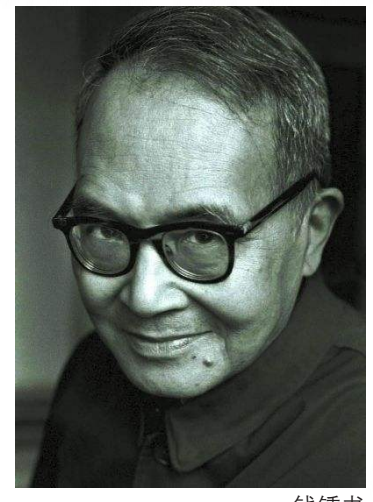


66 写于上世纪50年代的《容安馆札记》是钱锺书先生三大笔记体著作之一，自2003年影印出版后，在学术界一直广受关注。但《容安馆札记》主要用细密的行草写成，中文之中又夹杂着大量的外文，札记稿的天头地脚又引注了许多更为细小潦草的文字，翻检之间，如观天书。去年，《容安馆札记》电子版开始在“钱学”研究和爱好者群体中广为流传。赖“视昔犹今”等学人的学术毅力，整理后的电子版虽然仍然有不少缺漏，但因为是第一个可以用来参照对读的电子版，故其学术价值和贡献得到普遍公认。正由此，一个埋在历史中的“成都豪侠”遂从钱锺书先生细密的行草字体中跳跃而出。



钱锺书

与成都豪侠传(上)

钱锺书《容安馆札记》

□庞惊涛

壹 成都范寥 给黄庭坚料理丧事的人

《容安馆札记》第495条所论及的主人，是东坡第三子苏过。钱锺书评苏过，认为其“近体诗最无佳致”，说他“矩矱虽存，精彩已失，不复意态雄杰，只是气机平阔。”真要说他的好，也只有《飓风赋》和《志隐》两篇文章，“差有乃翁之气概。”

这样的评论，可为研究和分析苏过，提供一个先见的入口。从《洗儿》中“惟愿孩儿愚且鲁，无灾无难到公卿”两句诗意来看，东坡或许并不希望苏过能有他这样的文采——乌台诗案可是因言获罪的先例。藉由苏过的诗文，成都豪侠范信中出现了。苏过《斜川集》卷一《和范信中雪诗》，写诗的对象，即诗题的“范信中”。这首诗钱锺书先生并未全引，因为诗文显然不是他要论说的重点。他说：“叔党（苏过字叔党）数与唱和”，足见两人交情非同一般。《和范信中雪诗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

范信中是谁？值得苏过在下雪天连篇累牍地奉诗酬答？钱锺书先生深得札记之文法，更能深得读者意概，所以不惜利用稿纸的“天头”，不厌要言，将自己广博读书记忆里的范信生平事迹一一写出。“《和范信中雪诗》。按此即成都范寥，从山谷于宜州，为料理丧事者。其生平亡命任侠，语多奇智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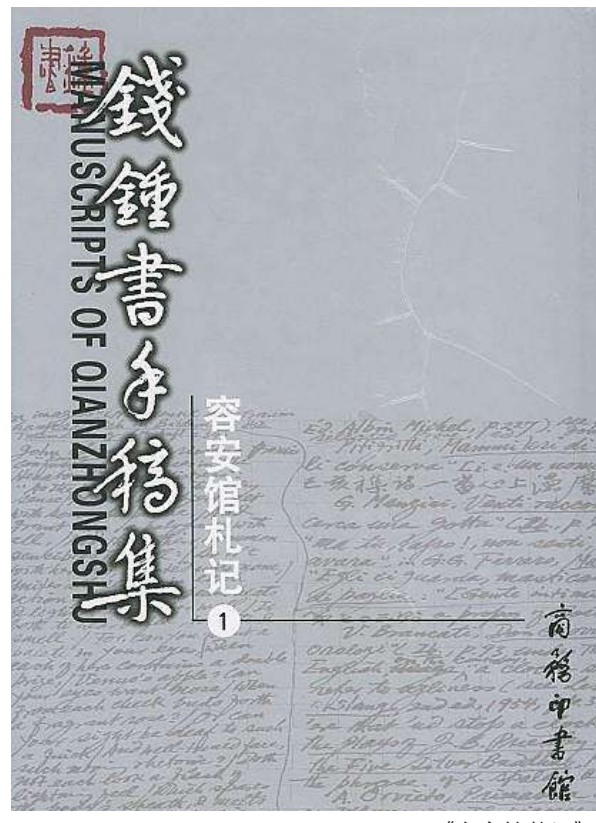
成都范寥，是给黄庭坚料理丧事的人，其所据是《独醒杂志》和《梁溪漫志》两本宋代史料笔记。检《梁溪漫志》卷十，有《范信中》一文，可观其生平：

范寥字信中，蜀人，其名字见《山谷集》，负才豪纵不羁，家始饶给，从其叔分财，一月辄尽之，落莫无聊赖，欲应科举，人曰：若素不习此，奈何？范曰：我第往，即以成都第二名荐送。益纵酒，遂致杀人，因亡命改姓名曰花但石，盖增损其姓字为语，遂匿傍郡为园丁，久之技痒不能忍，书一诗于亭壁，主人见之愕然曰：若非园丁也。赠以白金半笏遣去。乃往称进士，谒一钜公忘其人，钜公与语，奇之，延致书室教其子。范暮出，辄辄大醉，复殴其子，其家不得已遣之。遂椎髻野服诣某州，持状投太守翟公（思），求为书吏，翟公视其所书绝精妙，即留之。时公罢参政立屏后，翟公视事退，公巽前问曰：适道人何为者？翟公告以故，公巽曰：某观其眸子非常人，宜告之。乃召问所以来，范悉对以实。问习何经，曰治《易》书。翟公出五题试之，不移时而毕，文理高妙，翟公父子大惊，敬待之。已而归南徐，置之郡庠，以钱百千界州教授，俸时界其急缺，且嘱之曰：无君子之，彼一日费之矣。顷之翟公得教授者书云：自范之留，一学之士为之不宁，已付百千与去，不知所之矣。未几翟公捐馆于南徐，忽有人以袖掩面大哭，排闥径诣穗帷，闾者不能禁，翟之人皆惊，公巽默念此必范寥，哭而出，果范也。相劳苦留之宿，天明则翟公几筵所陈白金器皿荡无子遗，访范亦不见。时灵帏婢仆门内外人亦甚多，皆莫测其何以能携去而人不知也。遂径往广西见山谷，相从，久之山谷下世，范乃出所携翟氏器皿尽货之，为山谷办后事。已而往依一尊宿（忘其名），师素知其人，问曰：汝来何为？曰：欲出家耳。能断功名之念乎？曰：能。能断色欲之念乎？曰：能。如是问答者十数反，遂名之曰恪能。居亡何，尊宿死，又往茅山投落拓道人，即张怀素也，有妖术，吕吉甫、蔡元长皆与之往来，怀素每约见吉甫，则于香盒或茗具中见一圆药跳掷，久之旋转于桌上，渐成小人，已而跳跃于地，长大，与人等，视之，则怀素也。相与笑语而去，率以为常。时怀素方与吴侏侏谋不轨，侏侏见范愕然，私谓怀素曰：此怪人，胡不杀之？范已密知之矣。一夕侏侏又与怀素谋，怀素出观景象曰：未可。范微闻之，明日乃告之曰：某有秘藏通甲文字在金陵，此去无多地，愿往取之。怀素许诺。范既脱，欲诣阙而无裹粮，汤侍郎（东野）时为诸生，范走谒之，值汤不在，其母与之万钱。范得钱径走京师上变，时蔡元长、赵正夫当国，其状止称右仆射而不及司空，左仆射，盖范本欲并告蔡也。是日赵相偶谒告，蔡当笔据案，问曰：何故忘了司空耶？范抗声对曰：草莽书生不识朝廷仪。蔡怒目，嘻笑曰：汝不识朝廷仪。即下吏捕侏侏等器具。怀素将就刑，范往观之，怀素谓曰：杀我者乃汝耶？范笑曰：此朝廷之福尔。又谓刑者曰：汝能碎我脑，盖乃可杀我。刑者以刃斫其脑，不入，以铁椎击之，又不碎。然竟不能神，卒与侏侏等坐死。洎第赏，范曰：吾不能知此，汤东野教我。遂急遽汤，汤惶骇不测其由，既至，白身为官德郎御史台主簿，范但得供备库副使勾当，在京延祥观，后为福州兵钐。其人纵横豪侠，盖苏秦、东方朔、郭解之流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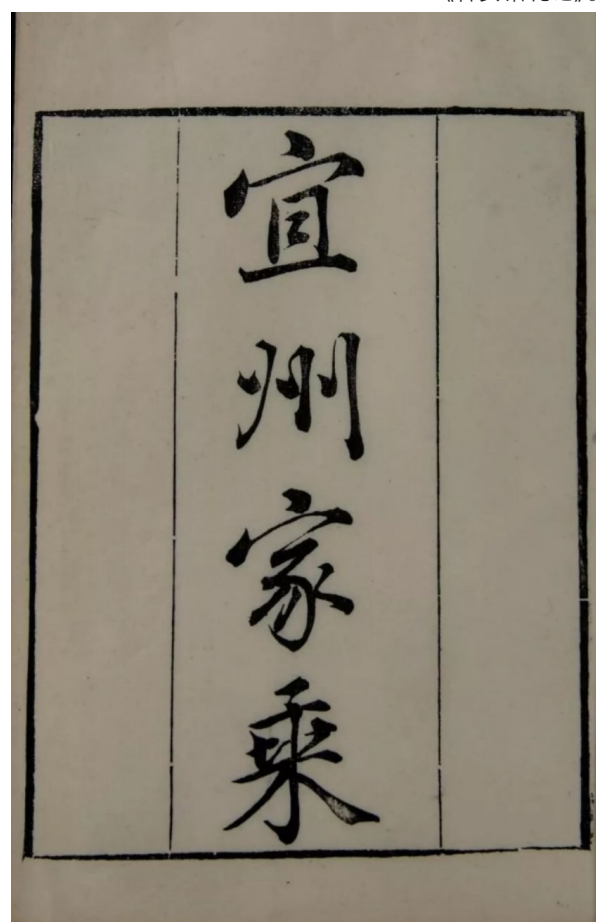
右仆射而不及司空，左仆射，盖范本欲并告蔡也。是日赵相偶谒告，蔡当笔据案，问曰：何故忘了司空耶？范抗声对曰：草莽书生不识朝廷仪。蔡怒目，嘻笑曰：汝不识朝廷仪。即下吏捕侏侏等器具。怀素将就刑，范往观之，怀素谓曰：杀我者乃汝耶？范笑曰：此朝廷之福尔。又谓刑者曰：汝能碎我脑，盖乃可杀我。刑者以刃斫其脑，不入，以铁椎击之，又不碎。然竟不能神，卒与侏侏等坐死。洎第赏，范曰：吾不能知此，汤东野教我。遂急遽汤，汤惶骇不测其由，既至，白身为官德郎御史台主簿，范但得供备库副使勾当，在京延祥观，后为福州兵钐。其人纵横豪侠，盖苏秦、东方朔、郭解之流云。

不出为人乎不平。如今至穷在何处，翻疑风俗妄传声。飞剑纵横乍可惊，

《观剑客图》



《容安馆札记》



《宜州家乘》

贰 出生豪族 负才不羁纵酒杀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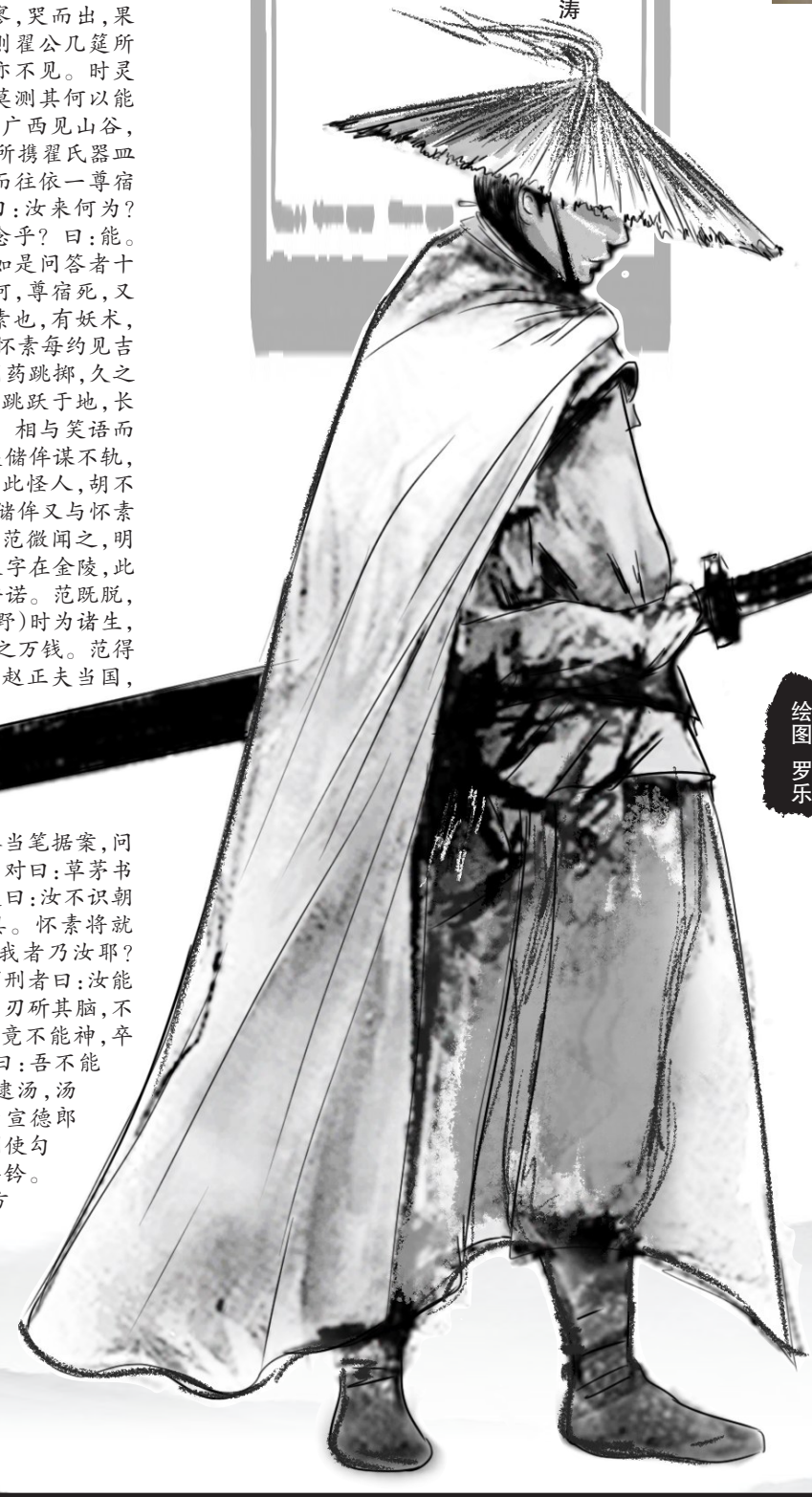
这篇文章由于是宋人记录，因此可信度相当高，范寥其人的发现和接受史，除了多参之于《黄庭坚集》外，也多本于此。

范信中出生成都豪族，年少时曾创下一个月挥霍完家财的记录。负才不羁，以成都解试第二名荐送。后因流落江湖，纵酒杀人，不得已改换姓，当过园丁，也当过私塾先生，但都不长久，后来得太守翟思父子的欣赏而耳聘为书吏，但范信中拿了钱又流落江湖。不久翟思故，范信中奔丧，翟家留其住宿，范信中乘机偷走宴席上摆设的白金器皿。到宜州跟随黄庭坚，有外甥徐师川、好友唐次公、蒋津等人在榻前，绝不是范信中在《宜州家乘》序言中所说的“子弟无一人在侧，独余为经理其事”。然徐师川等为什么对《宜州家乘》序中那些不符合事实的内容视而不见，避而不谈呢？陈靖华认为：这主要是出自亲情、友情，情愿自己受点委屈，成全他人之美。

真侠义还是假侠义？依附于历史文献的当代研究文本是还历史人物本来面目，但陈靖华的《范信中其人》一文，却让范信中的形象更为扑朔迷离。

范信中是黄庭坚妻舅？一个流落江湖的豪侠，如何一变而为仗义匡士的文人？这还得从范寥的家世说起。据考，范寥迁祖范隆于广明年间（880—881）迁居成都。到其孙范绍温时，已成为成都有名的家族。范绍温生子范昌佑，范昌佑生两子，长子范璋，次子范璨；范璋生二子范度、范祥。范度这一支在北宋相当兴盛，他就有三个儿子，其中就有官至翰林学士、与司马光齐名的北宋名臣范镇（1008—1088）。在曾孙辈中，还有官至翰林侍讲学士的范祖禹（1041—1098），可谓文运兴旺。与范璋这一支相比，范璨这一支则显得默默无闻，不过传了四世，到范镇的孙子、范祖禹这一辈时，却出现了范寥这样一位奇特的人物，可见范寥的家族基因上还是在文而非侠上。受家族基因影响，范寥的文学底子非常扎实，所以即便他受唐五代传奇的影响而深慕豪侠风气，骨子里还是对温柔敦厚的文学风尚念念不忘。张静认为：“范寥当为山谷的书法名望、诗歌造诣吸引而来”当然不是凿空之论，黄庭坚说范寥“好学士也”，也当然不仅仅是出于客气，而是范寥实际的文学修养如此。

范寥真为山谷书法名望、诗歌造诣吸引而去？修水县长期从事文物研究的陈靖华认为并非如此。他通过详细考证，得出了范信中为黄庭坚妻舅的结论。如此出于亲戚间的责任，当然淡化了范信中的侠义色彩。既是妻舅，黄庭坚从贬去宜州到最后在宜州去世，范信中当然有照顾和料理的责任，早年“酗酒斗殴，狂歌短叹，是故意装作，以掩耳目而已”。陈靖华还认为，黄庭坚病逝宜州时，有外甥徐师川、好友唐次公、蒋津等人在榻前，绝不是范信中在《宜州家乘》序言中所说的“子弟无一人在侧，独余为经理其事”。然徐师川等为什么对《宜州家乘》序中那些不符合事实的内容视而不见，避而不谈呢？陈靖华认为：这主要是出自亲情、友情，情愿自己受点委屈，成全他人之美。



绘图 罗乐



更多历史笔记，扫码上封面新闻。



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更多精彩内容